

张国擎 著

我的命我的神

一曲个人与民族命运交错纠缠的人性悲歌
一段在战场和人生里从未倒下的英雄传奇
一幅硝烟中浴血奋战舍命抗敌的血色画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的命运我的神

张国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命运我的神 / 张国擎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99-3876-9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3776 号

书 名 我的命运我的神

著 者 张国擎

责任编辑 胡 泊 姚 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876-9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青山绿水

第一章	2
第二章	8
第三章	20
第四章	31
第五章	45
第六章	71

第二部 透过硝烟

第七章	92
第八章	120
第九章	149
第十章	196
第十一章	218

第三部 信念至尊

第十二章	256
第十三章	275
第十四章	302
第十五章	332
第十六章	345

第一部 青山绿水

第一章

1

淮河边上的农家，每到腌咸菜的季节，就要考虑家中是否要添只缸。

这个季节的泾口镇外那条大河两边靠满了船，在船边的河滩上摆开了缸盆的世界。

这个季节的农家虽然无闲日，但他们还是趁着忙完早上田里的活儿，或者傍晚，赶到摆满窑货的河滩上，挑选各种各样的窑货。

腌咸菜，是为了全家桌上的下饭菜。咸菜在农家是必不可少的。农忙时，靠它减少做饭时间。饼掰开，把咸菜朝里一摊，裹上就吃。更重要的是，这里十年倒有九年涝，逃荒外出，带上干粮，更要带上咸菜（晒干的），在外谋生，没钱买菜，咸菜可是下饭的好东西啊！

腌咸菜，又是淮河两岸人家的主要事儿。选只好缸腌咸菜，在农家看来，是天底下的头等大事。

这里人买缸或买其他窑货，都是先挑好了，付点定金，然后取货时再付清。定金一般交的是现金，取货交清的就不一定是现金了，大多是麦子或是稻谷什么的。如果遇到水灾的翌年，农民拿出手的便是补季抢种出来的黄豆或者荞麦。

到这里卖缸盆窑货的，都是江西客。他们开条船转镇走乡，利用这一月半月时间，每到一处逗留三五天。货卖完了，船上装满了粮食，船就开走了。

2

朱增福家买缸，要挑大缸，还要便宜。

进镇的地方，有个测字摊。那摊主叫小诸葛，喜欢朱增福的儿子朱锁贵，想让他过继给他做干儿子。朱家不同意，原因是小诸葛论辈分是朱增福孙子辈的。

今天，朱增福带着大儿子锁贵到镇上看缸，路过小诸葛摊，见他那儿围了许多人，生意正忙，便赶紧溜过。父子俩刚刚到缸摊上，小诸葛来了。见了小诸葛，朱增福只好直奔主题，把小诸葛领到预前看过的那只缸前，请他参谋。货主见朱增福这态度，知道生意做定了，便故意走得远远的。喊他好几声，才支个伙计过来。小诸葛对伙计问，这口缸，什么价。

伙计朝朱增福鼓鼓嘴，翘翘嘴角，说，你问他，他知道的。

小诸葛说，好！那就抬走吧！

伙计拦住说，付了钱才能走。

小诸葛说，你不是说问他多少钱的吗？我记得他刚才对我说，这口缸你们准备留下了，不卖了！是不是？

伙计诧异道，我没听说啊！

老板离得不远，他们的对话全都听在肚里了，见状就过来说，打劫也要看看天势啊！

小诸葛不高兴地说，那你劫色就可以光天化日了？

朱增福知道货主在这里有相好的事给小诸葛逮了。货主一时无语。看着小诸葛，半天才吐一句，轻得只有小诸葛听到，当然朱增福也一定是听到了：你还真干啊！

那是当然的。小诸葛说，那就抬走啦！

3

朱增福把缸弄回家了，而且真的没付钱。

老婆知道后，要朱增福扛二升陈麦子送给小诸葛。老婆说，小诸葛捏了人家的短，人家拿钱堵嘴，咱去沾什么便宜。

我答应今年杀猪还是让他小舅子做，送他一副猪蹄。朱增福说。

是你话说在先，还是知道人家不收钱才说这话的？老婆是个精明人，她知道朱增福这人老实，容易听人使唤，所以逼问得紧。

朱增福只好提上老婆弄好的陈年小麦去见小诸葛。他没敢到小诸葛家去，怕见到那个骚到骨头冒油的小寡妇（小诸葛再婚的这个女人又是个不生蛋的），而是上镇到了小诸葛摊上。

小诸葛带着朱增福把这麦子变成酒钱，然后下馆子弄几只平时里不易看到的猪耳朵、牛蹄筋什么的。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回到了家，朱增福自然又是挨老婆一顿骂。

老婆这回骂得不重，她开始忙碌起来，领着孩子们到地里把雪里蕻、芥菜和长梗青菜运回家。晒着，到了好腌的时候，支朱增福到镇上买盐。

朱增福又见了小诸葛。小诸葛问他怎么不上镇来喝茶。朱增福说，忙着脱土坯。小诸葛说，我就是说，孩子多了罪过，你得要忙多少事啊！依我看，我这屁股后没的也挺快活。朱增福说，你多修德啊！没孩子不要紧，老了，我让我家老大锁贵给你打幌送终做孝子。

啊呀呀！那好啊，你什么时候把锁贵过继给我吧。小诸葛今天又说这话题了，接着，小诸葛又开始动员朱增福把儿子送到学堂里去念书。

朱增福知道，大儿子锁贵到了可以念书的年纪了，可是哪来的钱啊！

临别时，小诸葛叮嘱朱增福，你回家好好与母夜叉说说，别把好事给说歪掉！

朱增福点点头。忽然，他想到什么地问，你让我大儿子过继给你，是不是姓你的仇姓啊！小诸葛问，不好吗？朱增福说，如果这样说话，怕就不行了！

小诸葛笑了，拍拍他肩说，你们啊！真的心胸不宽，孩子都是明天的未来，姓什

么有那么重要吗？他的身上又没我的血脉，与我姓了有什么用？我还嫌他让我家族血脉不纯了哩！

朱增福听他这么说，就把心放下了。

4

回到家，与老婆一说。老婆不说话，很久才没精打采地回了一句，明早再说。

朱增福见老婆这么说，转身喊了大儿子与他一起去垒土坯。

父子俩垒着土坯，说着话。朱增福问儿子，到镇上学堂念书好不好？儿子说，好，不像村上私塾里的老先生，总是“人之初，性本善”。滚来倒去的，没味道。

朱增福不解地问，人之初，性本善，这也错？

儿子说，没错，我听前村大景家的说，他们都不学那些，就学洋文。

朱增福说，家里没钱供你去镇上念书，后村小诸葛他想让你过继给他们家，你要是做了他的儿子，他就供你去念书，你说好不好？儿子看看他，不说话。朱增福问他，你咋不开口。儿子说，大人的事，我不说话，你们怎么说，我怎么做。只有一点我不会改变，那就是我永远姓朱！我是明朝朱皇帝的后代，凭什么改姓。朱增福说，不改姓！什么也不改，他很开通的。儿子说，那还叫什么过继啊！我是不是到他家过日脚啊！朱增福想了想说，他没提。儿子问，那他要我过继去做什么？朱增福说，就是想让你能够读书。哦，想起来了，他说他老了的时候，你得喊上你的媳妇伺候他。儿子说，应该的，莫说过继给他，就是不过继，他无儿无女，我们也应该照顾他。朱增福听得有些感动，连连说好儿子，我没白养你。接着又说，他死了，你得做孝子替他送上山。儿子说，爷，你放心，我会做。然后，他看看父亲，说道，前村大景家的对我说过两句话，我记住了，只是不会写出来。

朱增福问，哪两句啊？

“行善不昌，祖有余殃，殃尽必昌；作恶不灭，祖有余德，德尽必灭。”儿子说了，朱增福听不懂，也就不再问了，但他感到这个七岁的儿子是不是早熟了。

当天夜里，老婆特别主动，还破例费两把柴烧了些水，让他也洗了洗。

上床做完了夫妻间的事。朱增福想到了小诸葛说的事，问老婆的态度。老婆说，他说话等于放屁，他家是老婆做主，与我们家一样！朱增福听她这话，心凉了，嘀咕道，我都答应了他，你要是反悔，我怎么到镇上见他啊！老婆提了提嗓门，我问你，你敲实了没有？我还问你，我们家锁贵过继给他姓仇的，改不改姓？不改？为什么。瞎子摸到大姑娘，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朱增福说，你不能小声点，把孩子吵醒了！老婆压低了嗓门问，去不去他家住，还是逢年过节上他家跑跑？听说也没有的事，老婆顿时觉得不爽了，呼地坐起来，指着朱增福鼻尖嚷嚷道，就是让他掏钱读书，这我可以答应，只怕是他家老婆不肯！

朱增福问，你咋知道人家老婆不肯。

老婆略有所思地说，要她愿意也不难，只是我不愿意！那骚货肚皮里几寸烂

肠，我全理得好好的。朱增福问，那你说啊，她要什么条件？老婆狠狠拧他一把，拧得他直喊疼。老婆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她要借你的种，她说过，你忘了？

老婆这么一提，朱增福倒是真的想了起来。

乡里有这风俗，夫妻多年没孩子，找自己愿意的借个种。这事儿，得双方愿意。小诸葛的娘见娶几房媳妇都不生育，还都年纪轻轻不是淹死就是病死，这回十七岁的小寡妇进门，老太就琢磨准备物色人借种，朱增福生得高高大大，相貌堂堂，而且脾气好，忠厚实在，是首选。这种事只能先与上人说好，然后背着自家男人，还要背着对家的女人，才能可靠。要不，日后传出去，或者这借种借得两下一来二往地私下好上，私奔了，可就不得了了。小诸葛娘想做这事，朱增福家那个上了年纪的奶奶躺在床上，话都说不连贯，派不上用场。只能与朱增福老婆说。没想到，话才出口就被回绝。现在，儿子这么过继到他家，就会没事吗？

朱增福问，那怎么办？

老婆叹道，如果他们能让我儿子到镇上读书，我就让你这精贵的身子借她用一用，给他生个儿子。

朱增福心里甜滋滋，但不敢偷看老婆，只能顺着她的话朝下说，人家也许没那意思。老婆摇摇头，人家凭什么做这好事？说着，伸出那只粗糙得像锉刀，握起来像铁锤的手朝朱增福脑门上敲敲，警告道，我告诉你，你吃着碗里想锅里，还带瞟着菜篮外！没门。人家来说，没我的话，你若沾了那娘们，我饶不了你。

哪能啊！那小寡妇不是好东西，十五岁到黄善人家嫁给八十七岁的黄善人冲喜，喜没冲上，黄善人死了，那两个儿子为她争得头破血流，一下子就死了三个人……

老婆拍拍朱增福的脸，嗯，你还清爽，要不，能轮到他小诸葛！

5

第二天一大早，朱增福家门前树上的喜鹊就嚷个不停。

朱增福老婆给女儿喂了饭，交给小儿子看着，自己出门下地，顺便把早饭送到田头给脱土坯的父子俩，她的计划是今年冬天上冻前把三间屋的土坯全脱好，明年麦收后就能盖新屋了。

她刚出门，就遇上了小诸葛一家三口，那老娘在前面，脸笑成一朵花，冲着朱增福老婆像是九月一朵绽足了的菊花。笑盈盈道，她太婆婆，这回我们家可是挑了个好便宜啊！婆婆这么一开口，小寡妇后面就双手托着两块布料呈到了朱增福老婆面前，羞答答地说，论班辈，我也不知道该喊您老什么，就随了我婆婆依孩子辈喊您太婆吧！

依哟哟！折煞我寿啦。朱增福老婆并没接那布料，倒是笑意堆上脸，把这几个领进屋。对着二儿子锁富说，小二，去替你哥，让他回来去镇上量衣裳。

老婆让客人坐定，叫小三锁才去烧茶水。

小寡妇的老婆手里托着那布料，再次提起说，这是给锁贵做上学衣裳的。

朱增福老婆还是没接。

小寡妇站起来说，太婆啊！我家婆婆说，这事儿，全当是我们家赞助孩子读书。

对！赞助。如今民国了，讲公益，讲做善事积德，我们家商量的，就是赞助你们家锁贵到学堂里念书。小诸葛说。这是真的，不要你们家做任何事，我对增福说过的！说话间，他从小寡妇手上拿过布料放在了朱增福家供桌上。

正好，朱锁贵回来了，娘先让他顺了小诸葛家喊了奶奶，再喊干娘干爹，又替他洗了脸，让他随小诸葛去镇上裁缝店做洋学堂里学生穿的洋学生装。

这一行人刚走，朱增福老婆就赶到地里找朱增福，把事儿告诉他。朱增福有些不高兴地说，再怎么，我是男人，一家之主啊！你得喊我到场，给人家面子啊！你这女人，让那小寡妇在村上怎么说你……

老婆知道错了，连连说，要真的是做善事的，咱得好好谢谢人家。

怎么谢，备席酒？

要得。这上洋学堂念书的事在村上算是大事了吧！老婆说着，就提醒朱增福，上王新生店里去。这王新生饭馆在镇上的河边，高高两层楼，上面是包间，下面做大众面食，镇上唯一体面的所在。朱增福想，这要多少钱啊！老婆猛一拍他说，亲朋好友都喊上，就说我们家锁贵读书了，开蒙的酒嘛！他们能空手来吗？

朱增福这回可真的看到了老婆的精明。

6

小诸葛与朱增福一起把朱锁贵送到了洋学堂里读书。

这个新的环境让朱锁贵感觉特别地意外，他一开始不能接受。整个学堂里，他是年龄最小的几个之一。朱锁贵进学堂的时间虽然不在开学，但他能刻苦用功，期末时，成绩就赶上了，成了第一。这让小诸葛与朱增福都格外开心。

朱锁贵每天一大早就从家出发到镇上去，虽然他已经在家里吃过早饭了，小诸葛还是早早地在没开张的摊子前候着他，给他递上一根油条。这根油条每每都让朱锁贵对这位天上掉下来的干爹平生了无限的遐想，有时还会认为自己可能就是小诸葛生的……

第一年放寒假时，学校就给成绩优异的朱锁贵发了奖状。县督学到镇学堂亲自给朱锁贵颁奖，学校额外奖励朱锁贵一年免学费。这让小诸葛特别的开心，他对朱增福说，那免不免学费的事在次，孩子成绩好是顶顶要紧的。两人喝酒喝得半醉时，朱增福把心里存着的疑点和盘托出，问他为什么要资助朱锁贵念书。

小诸葛摇晃着脑袋问他，你还记得你儿子有一回念几句古文的事？

朱增福说，他念的古文多了，都是别人不懂的，我更不明白。

小诸葛说，这就对了，孩子有天性。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你听我念给你听：“行善不昌，祖有余殃，殃尽必昌；作恶不灭，祖有余德，德尽必灭。”朱增福连连说，记

得，记得，儿子就念过，我问儿子是谁告诉你的，儿子好像说是前面大景人家说的。小诸葛应道，那是个有学问的人，道行也很深，镇上学堂里的校长就是他的学生。他看出了你家孩子的出息，怕你们废掉这块料，让他说那话，能够寻到有心人来发现他这块好料。我啊，就是伯乐，发现千里马的人！

朱增福家准备盖房子时，灾难来了。

收麦的时间还差几天，老天就变了脸，下的雨啊，没个消停，一到夜里就像大缸朝下倒！麦子烂在地里不说，整个淮河两岸都成了水乡泽国。

这天夜里，朱增福用土把门前、墙四周的围坝子又添高了许多。

雪里蕻变成几块大洋，缸闲下来了。勤快的老婆清洗着它，清洗完后，将缸放在门口晾着。

丈夫说，我还没见你会把缸洗得这么干净啊！想派什么新用场啊！

老婆说，本想晾干了放麦子的。看这水不退，我倒是要洗干净，备着一用。

什么用？

逃难时，这几个孩子你能都背着搂着？老婆拍拍缸。说，把他们四个放缸里，你我推着在水里走，那都好啊！说着，还真的顺手把那包着几块大洋的布包垫到了缸底。

第二章

1

一连下了多天的雨，站在康熙皇帝亲巡过的护河大堤上朝宝鼎城里看，一片雨蒙蒙的雾气，什么也看不见。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里拉着两个小孩的张通庚撑着一把油布伞朝城里看，整个世界都在雨里、水里。怀里孩子哇哇哇地哭起来。手里拉着的孩子摇着他，阿爹！酱酱饿了，我也饿了！……

甜菜姐姐，香饽也饿了！另一个小孩喊道。

张通庚弯下腰，对着稍大一些的甜菜说，乖乖，你把妹妹搀好，我们一起下去，去看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孩子们一听到家了，异常地兴奋起来。

张通庚带着这三个孩子找到县城里的驿站。驿站官员看着这个年轻人，带着三个孩子，眉头一皱，爱理不理地问，什么事？现在是民国政府，驿站已经不归前清政府管了，你想干什么？

张通庚很有礼貌地说，官爷，我是从东北来的，想打听一下这里的费振汉老先生，他在吗？

对方一听，浑身一震，两眼看看左右，然后再看看张通庚，倒抽口冷气，壮了壮胆问，你是他什么人？为什么来找他！

张通庚警觉地问，出了什么事？

对方说，他参加苏州兵变的事被人举报了。你知道吗？陈其美追随孙文搞兵变，被挫败。费振汉是陈其美的大助手，齐都督派卫队来抓了他，明天正午问斩！一家三口都斩。你来得正好，芑县长愁他此地亲友无一人愿意收尸哩！

啊！——张通庚万万没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来投靠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回过神来的张通庚镇定住自己的情绪，从怀里掏出一块大洋递上去。说，官爷，现在这里还能住吗？

对方看看他，眼睛盯着掌心那一块大洋：您这是……

行个方便，你看我带着三个孩子。住官家的驿站就想图些方便嘛！这给你买壶酒……

对方收了，连连说，这好说。

2

住下后的张通庚花了点时间，把芑县长的底摸清后，便去会这个芑县长。

没想到张通庚与这位县长一见如故，坐下长聊起来，聊到最后看看时间不早了。张通庚站起来双拳一抱，县长能否通融费振汉的事？

半更新一听，脸顿时沉下来了，问，对不起，我还没问你的情况哩。

张通庚站起来，对着半县长深深地鞠一躬，说，在下不才，是闯关东过去的。没有任何背景与根基，我之所以来找费振汉老先生，也是因为尚阳堡乔庐洲先生。

乔庐洲？就是那愿用一腔热血喷他个满天红的硬汉？半更新站起来问。

正是。张通庚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上：此信是乔老先生给费老先生的，我没打开过。现在，费老先生在危难之时，他是难看到了，还是请半县长代为先过目吧。

半县长连连推辞，张通庚明白，半更新还是想看的，于是，干脆就把信打开，送到半更新面前。

半更新未读完，大叫：哎呀！齐都督误信奸人之言。快，快！说着，拉上张通庚就跑，跑到门口，大喊卫兵，快，快，到东门菜市口喊刀下留人！我们马上就到！

卫兵飞奔而去。

张通庚这才明白，费振汉真的已在“伏法”的边缘，是否能救下，心里一点也没底。

3

从县衙门到现场有三里多路。

现场高高架起的木台上跪着一群人，最前面那位就在刽子手刀下，大刀在太阳下明晃晃地闪亮着刺人的光亮。那跪着的人的后面还跪着两个女人，她们项上也亮着屠刀。

台上两边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枪口对着台中间的人。台下围满了看热闹的。

半更新与张通庚大呼小叫着扑向人群，分开看热闹的人朝里挤。

眼看刽子手高高举着的手要朝下落……

张通庚飞步上前，从人群的头肩上踏过，跃上了台，大喊，刀下留人！

回答他的是那两边的兵朝他开枪，子弹在他的耳边飞过，他压根儿不怕，飞到那领队的面前，一下就逮住了他的脖子，喝道，还不快停下！

那领队的恰恰喊出了：砍！

几乎同时，刀从半空落下。刽子手想收住也来不及了。费振汉脖子嵌入大刀半截，倒下后在台上乱腾乱踏。后面跪着的两女人高喊着，扑上去。就见那中年小脚妇女，一把把刀推进了费振汉的脖子，费振汉脖子掉了，她还没等刽子手反应过来，自己的脖子朝刀上一抹，鲜血顿时直喷……

卫队长不是张通庚的对手，几下子，张通庚就把他给双手背绑，脖根卡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张通庚大呼，统统放下枪！

卫队长赶紧说，放……放……放下……

众士兵放下枪。

张通庚对毕更新说，烦县长把那些枪收齐，交你的卫兵管。让这后面跪着的放开！

毕更新朝远处看，见县里的卫兵已经随着他到了，便喊他们过来取走枪。

卫队长腰里的短枪也被张通庚拿下。

毕更新过来告诉卫队长：搞错了。

卫队长冷冷一笑，说，我知道又是北洋政府来说情。其实，你们并不知道这位费小姐在金陵女子读书，被我们齐都督看中，她不从！齐都督命我砍掉她父母，一来免掉政府异己大患，二来也除我未成家之虑！要不然，堂堂的都督府卫队长能带一排兵来做这事儿？

毕更新：依你看，你还真要把费小姐带走。

她已经是我的的人了。卫队长傲慢地说。

张通庚听到这话，气不打一处出，对着那些兵说，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官，连清兵都不如！既然如此，我也赐你一个快活。说着，飞步上前，从愣在那里的刽子手里夺过刀，对着那卫队长来个天顶竖落，听得一声：“啊——”那卫队长成了两半。张通庚把刀一丢，对毕更新说，县长大人，小的就是一股血气，看不得奸人，容不得小人！你看着办吧！

吓得那一排卫兵个个两腿发抖，唯恐这满嘴东北话的汉子过来劈了他们！

毕更新见这状况，连连说，这如何是好！罢了，不识时务，活该。

押犯人的早已吓坏了，赶紧为跪着的费令君松绑。

说着话，张通庚朝蓬头垢面的费令君看去，那秀长挺拔的身材，那双乌黑乌黑的杏眼泡在水里似的，遮不住的端庄秀美使这阴雨天都变得美好起来，肚里暗暗叫苦，你啊你，你这姑娘长得太好看了，那些狼能放过你吗？

4

毕更新担惊受怕的日子没几天就过去了。

原来，齐燮元在南京任督军三年，横行霸道，专横跋扈，不把政府放在眼里，特别是对省主席王瑚百般刁难。王瑚一气之下，挂印而别。齐燮元派人杀害费振汉一事，经报纸披露后，社会各界将他亲自下令杀害孙文任命的讨贼（袁世凯）总司令韩恢一事，联系起来算总账，使齐燮元十分被动。很快，省府第二次出任省主席的韩国钧亲自来宝鼎，专程看望了费令君，提出如果费小姐愿意出国或到政府做事，韩主席立刻安排。韩国钧说：费振汉是早期同盟会成员，对革命功劳多多，只是看不惯军阀混战才隐居苏北小县城，不料，仍然躲不过灾难。

送走韩国钧，毕更新便来看张通庚。

费家在宝鼎是大家，费振汉夫妇一死，他们的万贯家财成了宝鼎费氏族人关注的焦点。宝鼎费家系苏州吴江移来，现在吴江也来了人，要分一羹。费振汉夫妇只

有一个女儿，同族门的侄儿们很多，依照传统的规矩，无子即无后，家产就应该由族内侄儿们继承。

现在，族长以长辈替代父母，要给费令君另许配一家婚事，使十八岁的费令君出嫁。

读过几年书，在外面见过世面的费令君自然不愿意束手待毙，她提出，族长谈这件事，应该准允她父亲的好友张通庚参加。族长反对，费令君便搬来半更新。半更新是县长，他的出现，自然让族长不敢小视。半更新私下让族长看了张通庚带来的那封信，族长才明白这位张通庚在费家的位置，只好同意让张通庚参加。

费令君对族长说，我不愿意嫁人。

族长对张通庚说，如果你娶了她，我们可以考虑。如果不是你娶她，那就由不得她。

张通庚说，你们能不能把你们说的那家告诉我，如果好，我也能帮你们劝她啊！族长听他这么说，先叹口气，看看左右，让旁人都离开，才对张通庚说，就是腰子相，给他做小妾。

张通庚：让那么一个丑人娶了费令君，真是一朵鲜花插在沙粒子上，莫说从土里得养分，就连那花里点点有限的水分也要给沙粒儿汲干。

族长见张通庚这么说，倒也点头赞成。他说，我看这腰子相是个治安团团长，就这位置能站得住，我们也知道他腰子相是个痞子。先生如果对费小姐有意，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张通庚不乐意了，说，族长说这话，分明将张某人推入不仁不义之地。

族长：噯，你如何说这话。张义士在法场夺刀一劈，可是千古流传的佳话啊！依敝人看，这费振汉的千金在外面读了洋书，本地男人还真驾驭不住。

张通庚找到半更新，让他出主意。

半更新想不出什么新办法，只能急得在屋里团团转。张通庚看他急的那样子，提醒他，韩国钧能到这里来，何不能借此机会让韩国钧说句话，救费令君于危难！半更新连连摇手，摆着拨浪鼓的脑袋说，如果韩主席想救她费令君，何不把她带走？

若费小姐愿意出国或到政府做事，韩主席立刻安排。这话，是你没听到，还是我没听到？是她费小姐自己不要的。人家堂堂的省主席不能硬做好事嘛！

半更新对着张通庚看着，看着，忽然说，他们说让你娶她，你就娶她嘛！有什么不可以啊！你不也才二十三吧……

不可，这让人怎么看。张通庚坚决不愿意。

5

张通庚一声长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句话就家破人亡！费小姐前途可怕啊！

半更新站起来一把抓住张通庚的手，紧紧地握住，说，依我看，张兄不如娶了她！

张通庚：如果她没更好的去处，真想娶她。不知道她愿意否？我毕竟有三个孩子啊！

半更新拉着他就走：现在去找她。

张通庚一怔：半兄，你知道现在是几更了？

管他几时几更。酒壮人胆。半更新也真有了胆，喊上两个卫兵，一起朝费家走去。到了费家，半更新上前敲门。张通庚挡住，这深更半夜敲门，怕是不妥。

我住的地方与费家老院一墙之隔。从这高墙边翻墙进去，过了圆腰门，向左拐就是小姐住的院子。说话间，张通庚把大家领到正大门旁边那道高高的墙边，对卫兵说，人接人，翻墙进去开门。

很快，大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半月。

半更新随着张通庚一起进去。两个卫兵就在门后守着。张通庚让卫兵短枪上好子弹。

两人来到费令君住处外，远远见屋里的灯还亮着。

张通庚上前敲门，低声道，费小姐，是我。我和半县长来看你。

费令君一听是张通庚，又惊又喜，想去开门，但又犹豫不决。

张通庚在门外说，开门，我们有重要的事与你商量。

费令君开了门。

张通庚赶紧把门关上。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过。这院子里还有外人吗？

费令君：有。这个院子有两个远房的婶子，今晚她们老公喝酒醉了，都回去伺候老公了。张通庚一乐，天赐我们机会啊。他看到费令君要忙弄茶，赶紧挡住说，我们把事说完就走。

半更新道：张先生到我那里去，把你的情况说了。我琢磨了，你们族里的人就想夺你家产。他们要你嫁人，你自己又不满意胡乱嫁个人。我听说族长说，如果张先生愿意娶你，你可以嫁他。我们今晚来就想问你一句话的……

张通庚打断半更新的话说，半县长说的只是一句前提，而我要说的是真话，费小姐在南京读书，一定有心上人。我愿意先做你挡箭的盾，躲过这个关口，让你回到南京，再作打算，好不好？

费令君不说话，两眼泪如雨下。

张通庚说，这样哭是没用的，你要说话。你说了话，我们才能帮你。你不说话，干坐到天亮也没用啊。

费令君听了他这话，止住哭声说，我在南京没与任何男生说过终身大事，也没自己看中的男人。现在，我说心里话，一团乱麻。我恨死了这个社会，我恨不能去暗杀齐燮元。连我爷这样的好人都滥杀，他还有什么人性！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什好报应。

半更新接过话，费小姐，我很同情你的处境，我刚才说的事，你可以考虑吗？

费令君抬脸看看他，又看看张通庚，迅速低下脸。说，我的事全凭两位大哥

做主。

张通庚：半县长，费小姐可以先与我订婚，把眼下这关挡过去。过了这阵子，费小姐想怎么做，都可以，看中了别人，可以结婚。我说到做到。

费令君泣不成声：不！不！张大哥，你救了我，我就是你的人……

张通庚：不行。我不能乘人之危。我说的话，你们答应了，我再说下面的事。

半更新看看费令君，朝她示意。

费令君点了点头。

半更新：好吧！张兄不愧是英雄。费小姐，我明白张先生的意思，他是喜欢你的，但不想用现在这样的方法来娶你。

费令君点点头：全凭两位大哥做主，但小妹有个要求。

两人异口同声：请讲。

费令君说，我想把全部家产捐给慈善堂。

半更新一时无语。

张通庚站起来对半更新说，我听说费老先生被关在县牢里时，族里谁都不去看。对于这样的族人，费小姐的选择没错。半县长，你应该支持。

半更新为难地说，依旧规矩，费小姐是做不了这个主的，应该由族长说话。

张通庚愤然道，皇帝已经被推翻多年，国家也已共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早就波扬天下。这里怎么还是这样。半兄，我现在就替你写封信，向韩主席报告。

费令君现成的笔墨。张通庚就手写好信，递给半更新看毕。半更新认为可行，让可靠卫兵直接送到南京去。

费令君说，你住那旁边的院子是独立的，我家父最早就住那儿。不如你向县长请求买下，我们先住那里去，以后再慢慢说话。

半更新看看张通庚：这办法也好，毕竟是费家老产，费小姐住着心里踏实。

张通庚：这事可以考虑，挑眼下的急事先做。

出了费家大门，张通庚拉住半更新说，我想了一下，眼下费小姐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没准，族人会把她绑了硬出嫁。

半更新：有这种事？

张通庚：会的，你要相信这个“财”字，真能叫人心黑了。人的心一旦黑了，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还是多长个心眼好，派人护着，叫人放心啊！

半更新看看那两个卫兵，吩咐说，传我的话，告诉族长，就说，费老先生冤死，韩主席很重视，不想再出什么事，派你们来看护费小姐的。

张通庚笑道，但还要请半县长再派几个兵，这样就更威风了。

半更新：依你怎么说？

张通庚：你派四个兵，全持短枪，守着费小姐那院子，告诉他们，谁进院门，格杀勿论。

半更新：好！